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四十九回 史太郡懺悔入空門 范丞相章奏陳金闕

粗衣淡飯暖亦飽，安分守業樂為康。 自己且掃門前雪，那管他人瓦上霜。

話表史太郡不忍見滅門之禍，願入尼庵焚修懺悔。史達見祖母不進京，其志已決，不敢違命。退出後堂，與萬事通說：「祖母不赴京師，要入尼庵。我到京，我父見祖母未去，必然責斥我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萬事通口呼：「少君言之差矣。令祖母之命，令尊且不敢違拗。若少君之令尊責斥你，少君可言，爹爹尚不敢違拗祖母，孩兒是更不敢違拗祖母。若照此說，包管不怪你了。」史達大喜，即命家丁料理行裝，預備動身。

再言史太郡命丫環小玉前去大悲庵往說。小玉遵命前去，不多時回來，稟稱：「大悲庵尼僧聞婢子之言，刻已準備迎接太郡，悉聽太郡擇定日期，即可前去。」史太郡說：「我家不能留戀，眼見滅門之禍臨身，不如早離此地，便是今日就去。」當即命人僱一小轎，丫環僕婦扶著太郡出了後堂。此時史達已知，趕著命人攙扶出來，迎了進去，再三攔阻，太郡那能肯聽。史達無奈，跪在廳院相送。太郡見這番光景，不由含淚說：「畜生，你進京之後，將我的話告訴你那不肖的老子。他若顧著宗祖，急速洗心革面，或可蒙上天庇佑。若一味執迷不悟，禍就不遠了。我言已盡，任爾父子改悔，否則老身管束不來。」言罷，乘轎而去。史太郡坐轎到了尼庵，自有尼僧迎接，照應一切。不必細表。

且言史達見祖母去後，來至書房，向萬事通說：「可笑我祖母有天大之福不會享，偏要到尼姑庵內去受罪，學他們念倒頭經，真是無福消受。老萬我這話可是否？」萬事通說：「這也是太郡見識不到，太已過慮。既然已去，好在那尼姑知是府中的老太太，焉敢慢待。咱們且料理動身，免得令尊相爺懸望。」史達稱「是」。

料理兩日，即率闔宅家人僕婦並張千斤、李八百一同下船，往京師而去。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這日已至京師。進了相府，先與史洪基磕頭請安。洪基命他坐下，便問：「你祖母為何未來？」史達便將前項之話言說一遍，史洪基怒道：「你這無用的畜生，你祖母不來，爾當勸解來京才是，怎麼反言你祖母執拗？」史達依著萬事通之言說道：「孩兒也曾竭力相勸，曾奈祖母絕計不來。爹爹明鑒，祖母之命爹爹尚且不敢違拗，孩兒是更不敢違背。」史洪基聞言甚是有理，只得說：「可笑你祖母有富貴不會享，反去尼庵修行，只好由他自便罷了。」史達又將帶來眾人稟明，史洪基吩咐令他等上來參見。即刻萬事通、張千斤、李八百眾人等皆來參見。史洪基便將萬事通留下，其餘皆退下。又令史達去到內堂，自有史洪基姬妾及丫環、僕婦、家丁人等參見史達。

話不繁敘，再言劉瑾寫了書，暗暗通知永順王，信去多日不見回音，心中暗慮：「難道永順王是一忠心之人？若果如此，我就畫虎不成反為大害。不然為何不見回音呢？」遂將史洪基、花球請來相商。洪基、花球口呼：「千歲請放寬心，某等觀永順王斷非范其鸞一類，且請耐候，不日定有好音。」

又過數日，永順王馳奏進京。這日差官到劉瑾府，門官通報進去。劉瑾便出來，迎接至內廳。差官呈上永順王書信，劉瑾接過拆開一看，正合己謀，不由大喜，留差官飲酒。在筵席間，問了些世子朱乾如何英勇，皇叔如何計謀，差官回答了一遍。席散之後，留差官在府中住宿。

次日五鼓便帶差官一同上朝。各官朝參已畢，劉瑾退班奏道：「今有永順王使臣馳奉進奏，呈上御案候旨。」正德皇帝聞奏，即傳旨召見。只見差官高捧表章，跪在丹墀，山呼萬歲。有近侍臣接過表章，呈上御案。正德覽表，喜動天顏，便向眾臣曰：「朕久思皇叔親觀一面，今幸皇叔奏請觀燈，又逢皇叔千秋壽誕，朕應該親往河南祝壽，以敦倫常之道。」劉瑾一旁奏道：「此實陛下仁孝之意。」正德大悅，當即降旨：「正月初二起鑾，飭令沿途地方官一體知悉，隨時預備迎駕。忽見左班中范丞相出班曰：「臣有本祈陛下俯准。」正德口呼：「愛卿有本只管奏來。」范相奏曰：「臣聞朝中不可一日無君。今永順王奏請觀燈，陛下欲盡倫常之道，親往祝壽，此誠陛下仁孝之意。但觀燈一事究屬荒淫，況聖駕出巡，沿途各地方官莫不窮奢極侈，以備供帳。究其資財所出，明為動用國帑，其實必剝削民之脂膏。若再有貪劣有司，借此為名，在百姓身上任意勒索。勿論旁事，就是沿途農戶良民，一經地方官差派，那個敢不來應當差使？即有不願充差，經不起有司迫脅，差役苛求，不得已拋棄正業，荒廢田疇，去充苦差。在陛下高拱鑾輿，一時高興，那些黎民百姓雖不致失業，必然農事荒蕪，勞民傷財，殊為可惜。且永順王雖為陛下皇叔，並非日侍陛下，其居心究竟何如，臣不敢逆料。請陛下當愛國愛民為重，遊觀之樂是非聖君所為願樂之者。臣愚昧之見，仰乞陛下俯如所請，收回成命，則舉國幸甚！臣民幸甚！」奏罷，俯伏金階，候聽降旨。正德聞奏心中不悅，曰：「據卿所奏，不宜出行。朕思人生在世，須及時行樂。民間百姓尚且如此，況朕身居九五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即使稍費資財，亦不為過分。況且永順親王是朕皇叔，遠處異地，朕久思一敘天倫。難得倖逢永順親王六十壽辰，即使皇叔不奏請前來，朕尚擬前往祝壽，況今馳章奏請，正合朕意。如卿所奏，未免拘執成見，不合時宜了。朕意已決，卿勿多言。卿預備行裝，隨朕以往。」此時劉瑾、史洪基、花球三個奸黨一聞范相所奏，不免心慌，恐正德准奏，不往河南。及聞正德這一番言語，只樂的他三人不知所為，險些手舞足蹈起來。三人心中暗罵：「昏君，你今日入了我們圈套。」又暗罵：「范其鸞老匹夫，任你百般忠直，吐膽傾肝，極口諫阻，曾奈昏君良言不入。你硬直不阿，你非死在奸王之手不可。」各官朝散。正德退朝，便將隨駕諸臣名字開送出來：首相范其鸞、協辦大學士鄭丞相、翰林院殷震仙、九門提督伍將軍，由內閣抄傳，俱預備隨扈。

次日早朝，正德當殿傳旨，所有朝內一切要政，交與玉清太子管理。並著劉瑾、史洪基、花球三人協辦。這三個奸黨見了這道諭旨，更是樂不可支。暗道：「真是天命交歸，不謀而合了。」朝散。

光陰迅速，臘盡春來。過了元旦，隨駕各官俱已預備停當。初二日一早，隨駕前幸河南，一路上龍鳳旗飄，香煙繚繞，威嚴已甚。